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松窗夢語 第四卷

○士人紀

夫士人惟出處兩途，出則拳拳，處則冥冥，求志達道，無二義也。古稱三不朽，曰：太上立德，其次立功，其次立言。豈非出則樹績旗常，處則闡明聖學，而均之一稟於道德耶？士非此三者，無以托於世而列於士君子之林矣。兼之者，其命世之豪傑乎！道德不足，則功業、文章亦足表見。若夫希世取容，求為富貴利達而已，又何足比其數也。我國家英賢輩出，其以道德、功業、文章名世者，代不乏人，而焯焯國史，尤彰明較著者，往往萃於吾浙。余嘗竊高山之仰，景行先哲。

如誠意伯劉公基，青田人也。少通《春秋》，長務理學，尤精天文、兵法。會太祖定括蒼，指乾象曰：「此天命，豈人力耶！」適遣使來聘，遂問道詣金陵，獻《時務十八策》。怒罵小明王，不拜，曰：「何事奉牧豎者！」乃陳天命所在，上感悟，遂定計取天下。是時，吳、漢為敵，眾以蘇、湖地饒，宜先取吳。公密謀曰：「士誠自守虜，友諒居上流，且名號不正，宜先伐漢。漢滅，吳直囊中物耳！」後滅漢取吳，因收中原。志在澄清天下，言於上曰：「宋元以來，寬縱日久，當使紀綱振肅，而後惠政可施。」迨賜老，因問天象。復云：「霜雪之後，必有陽春，今國威已立，宜濟以寬。」上皆嘉納之。公剛毅，慷慨有大節，論天下安危，義形於色。上嘗稱為「老先生」，不名。曰：「卿，吾子房也。」與同郡葉琛、章溢，金華宋濂友善，並以功名顯於世。文章二公尤著，基曰郁離子，濂曰龍門子。

濂始見上於金陵，問：「世亂奈何？」對曰：「願明公不嗜殺人，天下可定。」除翰林學士，授太子經，請讀真德秀《大學衍義》。上立取覽，悅之，令大書揭兩廡壁。累升侍讀學士，兼贊善大夫。侍上多所陳說，直諒不務文飾。上喜曰：「卿可參大政。」對曰：「臣少無他長，徒以文墨議論事。一旦授職不效，有負陛下。」頓首力辭。上嘗廷譽公曰：「古人太上為聖，其次為賢、為君子。若濂，事朕十九年，口無毀言，身無飾行，寵辱不驚，始終無異，不謂君子乎？匪惟君子，抑可謂賢矣。」公嘗自言曰：「古人為學，使心正身修，措之行事，俯仰無愧而已。繁辭復說，道之蔽也。」後致仕，居青蘿山，閉門著述，人罕睹其面。

遜國時有方孝孺，台之寧海人。從宋濂游，同門多天下名士，一時盡出其下，人呼為小韓子。未視文藝，恒以明王道、辟異端為己任，世咸謂程、朱復出。常臥病絕糧，家人以告，笑曰：「古人三旬九食，窮獨我哉！」太祖嘗召見，喜其舉動端整，謂皇孫曰：「此壯士，當老其才以輔汝。」乃遣還。建文即位，召為文學博士，進侍講，備顧問。德望素隆，一時倚重。凡將相謀議，輒資孝孺。上好讀書，有疑召解，臨期奏事，面決可否，必命批答。及靖難兵起，詔檄皆出其手。兵既渡江，堅守誓死。建文遜去，文皇召用，不屈。命草詔，復悲慟徹殿，大哭且罵曰：「死即死，詔不可草！」竟磔諸市。孝孺慨然就戮，為《絕命詞》云：「天降亂離兮，孰知其由。三綱易位兮，四維不修。骨肉相殘兮，至親為仇。奸臣得計兮，謀國用囚。忠臣發憤兮，血淚交流。以此徇君兮，抑又何求？嗚呼哀哉，庶不我尤！」其所著述甚多，皆行世。文大類蘇氏，而正論過之。其心慕古，欲舉王政於今。若死節一事，則成仁取義，之死靡悔，迄今人人能言之，不可泯滅已。

至正統己巳之變，錢塘于公謙，計安社稷焉。謙自幼英敏，讀書過目成誦，行文泉湧，為詩清麗。宣德中授御史，征討漢庶人，公數其罪，庶人流汗伏地。巡按江西，平反冤獄，人稱神明。山西、河南災，上命以兵部侍郎巡撫二省，公遍歷梁、晉，問民疾苦，百弊漸剔。馬政、河防、民租、軍賦，一經擊畫，遂為規式。後去兩省，詣闕請留者萬人。去後皆尸祝公。正統北狩，京師大震。郕王監國，給事中王紘等糾劾王振，廷擊二長隨，流血禁廷。郕王驚起，公上陸止之，宣諭振罪當族，眾稍定。是時人心危疑，思得長君以弭禍亂。公曰：「今日之事，社稷為重，君為輕。」率百官伏文華門，力請勸進。郕王辭讓再三，會皇太后旨下，始即位。乃擢公兵部尚書，尋加少保，內外倚公為安危。公選調三營兵健銳者，合營團操，名曰團營。令工部理戎器，戶部輸兵食，傳檄邊鎮，堅壁清野，迎擊邀遮。方略已定，乃躬擐甲冑，泣諭六軍。適虜擁眾至城下，索金帛萬萬，廷議計無所出。公曰：「吾司本兵，知有軍旅，他非所聞。」石亨欲盡閉九門，以待勤王兵。公力爭，率兵出營德勝門，發大炮擊死虜數千。揚言能斬也先者，賞萬金，封國公。也先氣沮遁去。石亨欲追擊，公又力爭，縱之北去。蓋出戰以護京師，縱虜以安上皇也。後虜悔禍，遣使奉上皇還京。群議洶洶，公曰：「天位已定，誰復異議！惟君臣大義，兄弟至情，自當迎還。」至，居南宮。迨睿皇復位，因石亨、徐有貞言，乃殺公。是日天日驟變，陰霾蔽空。公居，嘗有不如意。輒拊膺忿曰：「此一腔血，竟灑何地！」聞其言，孰非酸鼻流，涕者耶？

後幾八十年，而有寧藩之事，仁和胡端敏世寧豫發其奸，姚江孫忠烈燧死之，王文成守仁實翦滅焉。

世寧志節清峻，長於韜鈴，初為南部郎，奉詔條上十事，首言立賢無方：「先朝李賢、薛瑄入閣不由翰林，翰林胡儼、劉球不由庶吉士，年富以教官為給事中，王翱以寺正為御史；今一切敘轉，專泥科條，以故賢才抑塞，乏人佐理。」出為太平知府，再補寶慶，俱以仁廉稱。備兵江右，上平賊二策，遂及寧藩事。寧黨賂遺權要，坐以誹謗離間罪。按浙御史潘鵬附寧，囚公家屬，賴按察使李承勛曲護。至京自投，下獄，獄中三上書，言官論救，始謫戍。後寧反，釋歸，復除按察使。世皇登極，召為兵侍，尋遷兵書，力辭再三。援姚崇故事，上定武略等《十事要說》，促上議行。度不得行，數月辭歸。然兵曹夙弊大利，已整刷十之五六矣。歸後復召南兵，不赴，尋卒。有《奏議》行世。

燧始授刑曹郎，冤獄多平反。後歷藩、臬，益著聲績。時宸濠蓄逆謀，結錢寧、張雄，日夜詞中朝事，威劫省臣，賂諸大吏，日益恣橫。朝議選才節大臣，升公副都御史，巡撫江右，公聞命，誓曰：「投艱於我，生死以之。」即單騎攜二僮入南昌。公有心計，曲為周防，不先事詔言。托禦他寇，築進賢、南康、瑞州城，奏敕湖東道兼理兵備，與饒相犄角，盡出會城兵器，置諸外府，恐為寧資。會言官發濠反狀，朝廷遣大臣督訊，濠乃伏賊府中，俟守臣入，大言：「太后密旨召我監國。」公毅然應曰：「安有密旨！」濠又曰：「天祚暗移，汝不知耶？」公曰：「無得妄言！」又曰：「我取南京，汝保駕否？」公張目怒視，厲聲大罵，遂見縛。公且縛且罵，賊種捶折公右臂，殺惠民門外。乃大索城中兵器，不得，持竿挺相向，至安慶敗歸。

王公守仁時撫南贛，起義兵於吉安，遍檄諸郡，合謀夾剿，遂執宸濠。公初仕為武選郎，劉瑾亂政，抗疏請誅，謫龍場驛丞。後瑾誅，復除刑部，改吏部，升太僕、鴻臚卿。以僉都出撫南贛，擒斬劇賊數千，鑿山開道。贛舊有二程子祠，昔周茂叔知南康軍，二程子隨父宦游，受學於此。公因舊址，益增廓之，創建書院，與四方名賢講學於中。設社學，教郡邑子弟，夷風丕變。初，公見濠，佯言朝政缺失，外示愁歎。李士實曰：「世豈無湯武耶？」公曰：「湯武亦須伊呂。」濠曰：「有湯武便有伊呂。」公曰：「若有伊呂，何患夷齊！」自是遣人覘濠動靜，益得其詳。於是上疏請提督軍務，意在濠也。後濠反，公乃得提兵討平之。值奸佞忌公，久之不賞。嘉靖改元，始封新建伯，兼南京兵部尚書，尋去位。五年，復起徵思田。時駐節武林，余為諸生，心景慕之，約同儕數人廷謁公，得觀風儀。神骨清朗，步履矯捷，翩翩如鶴。求其指示，但云：「隨事體認，皆可進步。為諸生，誦習孔、孟，身體力行，即舉子業，豈能累人哉！所患溺於口耳，無心領神會之益，視聖賢為糟粕耳。」余聆公言，至今猶一日也。後公至粵，開誠示信，賊黨自縛來歸，田州悉平。又驅降眾搗入寨巢，以除嶺表積患。則談笑之頃，萬眾遠集，擒首斬賊，獻凱轅門，而左右尚不知也。又可見公用兵之如神矣。歸至梅嶺，疾甚。公命輿人速行，至小溪驛而歿。有《則言》、《傳習錄》行世。

此數君子者，豈非志於道德，功名不足以累其心；志於功名，富貴不足以累其心者耶！迄今承平日久，士人非科第無以自見，故始為諸生，欣羨一舉，不啻起淵谷中，飛騰霄漢間也。既推上矣，羨登甲第，汲汲不減諸生時。既成名矣，駭駭希冀顯榮。一命以上，寸計尺積，歲無寧日，日無寧時。即位列公卿，猶思恩逮上世，賞延後裔。蓋終其身未嘗忘進取，何能定靜安舒！所謂誦法聖賢者，取陳言應制科爾，甫服冠裳，輒盡棄去。悲夫！以是立功名且不可，何論道德！

余秉銓日，有門下士舉春官不第，出見得第人，惡容。聞鼓吹之聲，中熱不可禁，乃亟求歸。余告之曰：「盍不追憶往昔，祇盱盼於將來？子垂髫入小學，認字畫、課句讀，凡幾何人？比收養庠序無幾。師學博、會舉業，凡幾何人？比應薦南宮無幾。以彼自較，安可不謂厚幸。今天子勵精圖治，立賢無方，即由此試吏，可以策立功名，馴至通顯。彼被儒服衣，窮研白首，皆疇昔同儕共業，寧無才品相埒而向餘欣羨者，此皆常人積習之情。其在君子，修身善行，睹窮達顯晦，不入於心，充然喜樂在我，大行不加，小知無損，焉知競進爭先，戚戚窮年為也！別矣，尚遊心高大光明，毋令世俗馳騖之態搖惑其心。以爾清才好學，何所不至？所患志不立，汨外慕而損真心。雖至榮極顯，於我何有？昔子夏出見紛華勢利而悅，子夏聖門高弟，心猶未忘，比於顏子樂道忘憂，相去遠矣。曾點樂日用之常，聖人亟與之。蓋素位自得，進於樂天知命無難，汝其以曾點為師哉！」

○三農紀

古者之民三十受田，六十歸田，公私一體。自李悝開阡陌，商鞅盡地力，並田之井者而弁髦之，於是豪強者出，大者跨州邑，小者連閭里，而弱戶窶夫至無立錐之地，使民曾不得羹藜而飯糗。其弊生於不均，不均生於無制，其勢然也。

國朝名臣如王叔英，覽盈虧之理，欲行限田；丘文莊請以田相配，制為一定之法；羅文莊又欲移江、浙間民以耕漢、沔曠土。夫即三言，參之古制，酌之今條，則田不可井也，而屯田寓兵，是亦兵農合一之意；內地不可井也，而經界秦、隴，是亦制夷狄之機。

至於均田、限田，行於創業之初甚易，行於今日甚難；移南耕北，免其徵科之稅甚易，急於催科甚難。何也？自古足邊，率先屯田。方今內地民力已疲，邊鎮軍儲日匱，蓋公私俱困矣。如陝西三邊，延袤數千里，國初因田磽瘠，賦稅不給，拋荒者聽令開墾，永不起科，故塞下充實。已而計畝徵糧，差賦繁重，加以虜酋之警，水旱之災，收穫既歉，徵輸愈急，所以民日轉徙，田日荒蕪也。及今不大布寬恤，盡免積逋，使人無畏忌，盡力開墾，則邊境之憂，日甚一日，孰知底止哉！余以為元係拋荒者，得永不起科，（不係）近年拋荒者，待十年之後，方行起科。則邊境之兵，可以轉弱為強，豈非馭夷一大機也？

若夫內地之民，不特漢、沔曠土。余嘗出守廬陽，巡行阡陌，勸民開墾，而流移還集。又嘗往來淮、鳳，一望皆紅蓼白茅，大抵多不耕之地。間有耕者，又苦天澤不時，非旱即澇。蓋雨多則橫潦瀾漫，無處歸束；無雨則任其焦萎，救濟無資。饑饉頻仍，窘迫流徙，地廣人稀，坐此故也。且此地界達蕭、碭、汝、潁，自昔多盜，為逋逃之藪，積久不無隱憂。世皇中葉，曾專設屯田都御史王璣。時值大水，功不及施，輒復報罷。余督漕時，亦奏薦州守姚筐持節潁上，專理開荒，議亦未行。至銓部，始得奏請添設僉事一員，勸農淮、鳳，然不久又議罷矣。夫得人以專任其事，而假之歲月，不責近功，則招來江北之流民，以辟江北之曠土，力耕可自足也，又奚必移江、浙之間民哉！惟得薄賦緩徵。如《禹貢》之冀州，乃可行耳。若欲以限田，令富民惟營產於其餘，而越州跨邑者奪之，則豪強之兼併者勢難追奪；欲以均田，令一丁無過百畝，而少逾者即加之稅，則狡獪之欺隱者勢難清查。孰若開墾之不擾民而事易集也。夫以荒蕪萑葦之區，而為耕獲菑畚之地，以閒曠棄置之土，而為生人養命之場，此非有損於上以益下，害於國以利民也。而當事者不加之意，豈知公家之急，忘私家之恤，知國儲匱乏可憂，而閭閻懸罄為無足憂耶？余以取盈於官，不若藏富於民。有若之言，可思已。

然開墾荒田，要在盡心溝洫。夫水土不平，耕作難施，必先度地高下，尋水歸宿，濬河以受溝渠之水，濬溝渠以受橫潦之水，使其接續流通，而於最低窪處多開池塘以瀦蓄之。夏潦之日，水歸塘堰，亢旱之日，可資灌溉。由是高者麥，低者稻，平衍者則木綿、桑、柰，皆得隨宜樹藝。庶乎人無遺力，地無遺利，遍野皆衣食之資矣。此百世經常之大利也。

今之談水利於西北者，以瀛海為最。瀛海乃三輔之下游，九河之會道，自昔滹沱未合，則蜂湧奔騰之勢未甚，而疏淪濬導之功可施。自隆慶中葉相合為梗，其吞天沃日之濤，排山倒海之狀，若雷霆疾風，莫可制御。泄貓兒瀦、桑乾，水決則金堤為之潰，水溢則千畝為之平。燕、趙、青、徐之間，溢為長川矣。說者謂開通大河，宣利水道，可得美田二十萬頃。又謂徙冀州之民當水冲者，使河決黎陽，北入其海，其勢自定。此皆可轉害而為利也。談水利於東南者，以太湖為最。即《禹貢》所稱震澤，乃東南一巨浸。五堰居上流，三江在下流。昔五堰築則上流有所止，三江導則下流有所歸。其在於今，則深有可慮者。經界久湮，堤防無備，當事者不以時蓄泄，是以霖雨連綿則瀾漫千里，吳越之間往往匯為巨壑矣。議者謂宜尋五堰舊基，更築堤深陽，則殺宣、歙九陽之水以節其入。按三江故道，開百瀆宜興，至陡門、江陰，則通吳松之水以宣其出。庶乎水得所歸，禾稼不至淪沒矣。

然以海內大勢較之，國家財賦盡仰給於東南，而西北所供，不足以當東南之半。論東南疆域，則沃野土膏僅僅千里，而西北荒蕪田土，計可鉅萬，何止十倍東南。頃者，諫議徐貞吾疏請墾田西北，議未及行，說者謂大功難就，無庸多事。誰不能者？不知西北故稱沃壤，今棄置為曠土，豈今昔之異地域？以水利不興與。水利一興，則旱潦有備，可轉荒蕪為樂土，西北皆可耕之田矣，而東南輪輓之勞，可漸息肩，漕糧百萬可漸紓省，是南北兩利之長策也。且韃虜利於騎射，沿邊之地盡為疆域，令虜騎不得長驅，而邊民因得以獲屯田之利，則卒伍無煩招募，可取足於土著矣，又豈非禦侮之長策哉！

自古九州之地，皆在西北，田世井授，溝洫經界，必有故道可尋、地勢可因者，奚獨於今而曰水利不可興哉！但土厚水深，疏引不易，開濬為勞，雨若時少，陽若時多，灌溉無備，是以大功難成，稻糧難植耳。近者徐貞吾以卿寺職兼御史，專董其事，其權非不重也，而迄無成效。何哉？意者人工浩大，用費不貲，財力兩不贍與？意者同心者少，敗謀者多，官民皆得撓其法與？余以為此可不專官而集事，方今按、撫之權最重，其勢得行於守、巡，守、巡之勢得行於郡守，郡守之勢得行於有司。設令司一省者總理其概，司一道者經畫其詳，郡守統領其事，有司分任其勞，必郡、邑長興郡、邑之利，撫、按、司、道興一道一省之利，方為超遷，其不克任事者，輒為更調。如此數年而不告成功，余不信也。

若夫田既辟矣，又宜立權時救弊之法，通行天下。昔聖王仁政必以均貧富為急，今田既不可井，而均田、限田又難行，若非均其田賦，何以蘇民困哉？但今田賦之弊，江南為甚。里胥飛走，繁瑣難革。其間有重租官田，或因前代舊額，或係國初籍沒，小民肆力耕種，不足辦糧。事窮勢迫，多作民田出賣。遺糧在戶，倍納不敷，多致逃竄。攤稅之苦，負累里甲，孰若均派有田之家分納為便也。若江北近京之地，則富強之家開墾田土，多不認糧，惟小民原額舊田，始有糧稅。至於畝數廣狹不均，以致貧者愈貧，漸至逃亡，富者愈富，日肆兼併。謂宜通行天下，田畝均以本州縣為率，而均一其稅，不必更分多則。其田數廣狹，亦宜各縣丈量而均一之。如北方土曠收薄之處，及南方邊江沙磧、山岡易旱之鄉，則宜仿古人上田一夫百畝、中田二百畝、下田三百畝之意，而量寬其畝。或令加半，或令倍折，亦不為過。如此而田制庶乎其可興與。

○百工紀

語云：「璧玉不御，則下鮮玩好；雕刻不飾，則民絕曲巧。」言上者表，下者景，所從來遠矣。

昔者聖王御世，因民情為之防，體物宜導之利，阜財用而齊以制度，厚利用而約以準繩。是故案非不足於簋，而不耕者不以祭；帛非不足於杼，而不蠶者不以衣。玄閭筐篚非不足，而納采無過五兩；節車駟馬非不足，而不命則不得乘。故天下望其服，而知貴賤；睹其用，而明等威。此上下辨而民志定也。今之世風，侈靡極矣，賈子所謂「月異而歲不同」已。此豈可以剖斗折衡、裂冠毀冕以止之哉！《禮》曰：「國奢則示之以儉，儉則示之以禮。」自非主持世道者申令甲之條，宣畫一之規，正車服器用之等，別吉凶食用之宜，何以定民之心志乎？

今天下財貨聚於京師，而半產於東南，故百工技藝之人亦多出於東南，江右為夥，浙、直次之，閩、粵又次之。西北多有之，

然皆衣食於疆土，而奔走於四方者亦鮮矣。今輦轂之下，四方之人咸鱗集焉。其在官者，國初以工役抵罪，編成班次，有五年、四年一班者，有三年、二年、一年一班者。其造作若干、成器若干、廩餼若干，皆因其多寡大小而差等之，精粗美惡亦然，其大率也。自後工少人多，漸加疏放，令其自為工作，至今隸於匠籍。若閭里之間，百工雜作奔走衣食者尤眾。以元勳、國戚、世胄、貂楹極靡窮奢，非此無以遂其欲也。

自古帝王都會，易於侈靡。燕自勝國及我朝皆建都焉，沿習既深，漸染成俗，故今侈靡特甚，余嘗數游燕中，睹百貨充溢，寶藏豐盈，服御鮮華，器用精巧，宮室壯麗，此皆百工所呈能而獻技，巨室所羅致而取盈。蓋四方之貨，不產於燕，而畢聚於燕。其物值既貴，故東南之人不遠數千里樂於趨赴者，為重糶也。故終沒於衣食中，貴得而貴用之，所入僅足以平其勞，不能得餘資以享其逸。則百工之事，奏技薄而呈能淺也。此固知盡能索不能逃，大抵皆為財用耳。

且京師者，四方之所觀赴，天子者，又京師之所視效也。九重貴壯麗，則下趨營建；尚方侈服御，則下趨組繪；法宮珍奇異，則下趨雕刻。上有好者，下必甚焉。故曰：「理人之道，當防淫佚之原，抑末務而開本業。」今也，散敦樸之風，成侈靡之俗，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趨末眾，皆百工之為也。夫末修則人多，本修則人懿。懿則財用足，侈則饑寒生，二者相去徑庭矣。

夫百工之事，固不可廢也。國有沃野之饒，而不足於食，器械不備已；國有山海之貨，而不足於財，工作不備已。今使有隴西之丹砂羽毛，荆、揚之皮革骨象，江南之梗梓竹箭，燕、齊之魚鹽氈裘，梁、兗之漆絲紵，非百工為之呈能而獻技，則雖養生奉終之具，亦無所資。故聖王作為舟楫之用，以通川谷；服牛駕馬，以達陵陸。致遠窮深，所以來百工而足財用也。故曰四方之貨，待虞而出，待商而通，待工而成，豈能廢哉！

然聖王御世，不珍異物，不貴難得之貨，恐百工炫奇而賈智，以趨於淫，作無益而害有益，棄本業而趨末務，非所以風也。夫排抑工賈，防塞利孔，作法於涼，猶恐其奢，而況上為之倡乎！古之為工也，因其所能，不示以奢，男效其耕，女效其織而已。如釋其所有，責其所無，則雖良工所擅，與庸工所就，勞逸異趨，巧拙殊軌，皆非天之所生，地之所產也，亦人力之所為耳。以人力所可為，則逞其無涯之欲，何所不至？勢不至於以虛易實、去農就

工不止也。是以善為國者，令有無相濟，農末適均，則百工之事，皆足為農資，而不為農病。顧低昂輕重之權，在人主操之爾。

我太祖高皇帝掃除胡元，奄有中夏。時江西守臣以陳友諒鏤金牀進，上謂侍臣曰：「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？以一牀榻，工巧若此，其餘可知。陳氏父子窮奢極欲，安得不亡！」即命毀之。其卓識遠見，度越尋常萬萬矣。列聖相傳，咸遵是軌，上供之物，俱有定數，節儉之風，流播至今。故輕徭薄斂，恒先本務，而凡有興作，不以妨民。其湛恩澤，浸灌人心，有以也。

邇來國事漸繁，百工技藝之人，疲於奔命。廣廈細旃之上，不聞儉樸而聞奢靡；深宮邃密之內，不聞節省而聞浪費。則役之安得忘勞，勞之安能不怨也。近代勞民者莫如營作宮室，精工玩好。先臣劉球上疏云：「土木之工不息，天地之和有乖。《春秋》於勞作之事，悉書示戒，正為此也。今營作頻年不休，雖不煩民而役軍，然軍亦國家赤子，賴以御暴赴門，豈宜獨役而不加恤哉！」王恕之疏曰：「始臣聞朝廷軫念東南，特遣近臣齎發內帑，前來賑濟，不勝欣抃。已而內侍裝載私鹽，收買玩好，聲勢張皇，騷擾郡邑。臣恐遠近聞之，將謂陛下惟珍奇是好，非社稷之福也。」二公所言，豈惟一時讜論，實萬世忠謀。使人主錄之座右，其所裨黼辰者，豈淺鮮哉！

至於民間風俗，大都江南侈於江北，而江南之侈尤莫過於三吳。自昔吳俗習奢華、樂奇異，人情皆觀赴焉。吳制服而華，以為非是弗文屯；吳製器而美，以為非是弗珍也。四方重吳服，而吳益工於服；四方貴吳器，而吳益工於器。是吳俗之侈者愈侈，而四方之觀赴於吳者，又安能挽而之儉也。蓋人情自儉而趨於奢也易，自奢而返之儉也難。今以浮靡之後，而欲回樸茂之初，胡可得也？矧工於器者，終日雕鏤，器不盈握，而歲月積勞，取利倍蓰。工於織者，終歲纂組，幣不盈寸，而錙銖之縑，勝於尋丈。是盈握之器，足以當終歲之耕；累寸之華，足以當終歲之織也。茲欲使其去厚而就薄，豈不難哉！

故曰：「雕文刻鏤，傷農事者也。刺繡組錦，傷蠶事者也。」夫農桑，天下之本業也，工作淫巧，不過末業。世皆捨本而趨末，是必有為之倡導者，非所以御輕重而制緩急也。余嘗入粵，移鎮蒼梧。時值燈夕，封川縣饋一紙燈，以竹篾為骨，花紙為飾，似無厚重之費，然束縛方圓，鏤刻文理，非得專精末業之人積累數旬之工，未能成就，可謂作巧幾於淫矣。燈夕方徂，門隸請毀。積月之勞，毀於一旦，能無可惜？余禁止之。

因思吾浙之俗，燈市綺靡，甲於天下，人情習為固然。當官者不聞禁止，且有悅其侈麗，以炫耳目之觀，縱宴游之樂者。賈子生今，不知當何如太息也！夫為人上者，苟有益於下，雖損上猶為之，如有損於下，雖益上不為。今之世風，上下俱損矣。安得躬行節儉，嚴禁淫巧，祛侈靡之習，還樸茂之風，以循循振肅於吳、越間，挽回叔季末業之趨，奚僅釋余桑榆之憂也。

○商賈紀

財利之於人，甚矣哉！人情徇其利而蹈其害，而猶不忘夫利也。故雖蔽精勞形，日夜馳驚，猶自以為不足也。夫利者，人情所同欲也。同欲而共趨之，如眾流赴壑，來往相續，日夜不休，不至於橫溢泛濫，寧有止息。故曰：「天下熙熙，皆為利來；天下攘攘，皆為利往。」窮日夜之力，以逐錙銖之利，而遂忘日夜之疲瘁也。此何異大毫末而小丘山，非毫末果大，而丘山果小也。見毫末而不見丘山，若前驅而後迫耳。

然而商賈之子甘其食，美其服，飾騎連轡，織陸鱗川，飛塵降天，赭汗如雨。懷巧捷給之夫，借資托力，以獻諛而效奔走。燕姬趙女品絲竹，揆箏琴，長袂利履，爭妍而取容。彼且矜誇智能，足以自便，意籠宇宙之化工，計窮人物之變態，與時俯仰，舉材貨低昂，在吾掌握中，持籌而算，百不失一，而不知其智能之小也。語云：「大知閒閒，小知閒閒。」蓋謂是耶？

古者聖王重本抑末，貴農賤商，故賦倍於農。自漢武用弘羊計，置均輸官，籠天下之貨，貴賣賤買，商賈無所牟其利，而物價悉平，名曰平準。又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，仕宦為吏，重賦稅以困辱之。自後作業劇而財匱，匈奴數侵邊，屯戍者多，邊粟不給。於是募民輸粟塞上，得拜爵除罪，復弛商賈之律，令佐國家之急。而賈人愈富，國用愈不足。乃用卜式，下緡錢令，用張湯、杜周腹誅法，以稅民深者為明吏，自是商賈中人之家大率破產入官，不事畜藏，而賈人亦大困矣。唐初制租庸調外無徵，法網疏闊。自置常平官，私積貨物，貴出賤收。復以宦者為宮市使，命白望數百，抑賈人物，名為市之，實奪之也。

宋懲唐弊，置雜買務，用京朝官暨內侍參主之，以防侵利。若府庫有備，令弗復市。至於和市，令出官錢以鬻於民而已。迨安石秉政，行青苗、均輸法，春散秋斂，專以富國心。富商巨賈，皆疑畏駭愕，目視不敢動，而貿易之意窮矣。此皆本輕而末重，末重而不能支之患也。

明興，關市之禁視前代尤詳。舟車掌於鈔關，為司徒屬。竹木掌於抽分，為司空屬。鹽課有轉運，有提舉，而又有御史稽察之；茶課亦然。餘皆領於司徒。即徵商之法，纖悉具備已。余嘗宦游四方，得習聞商賈盈縮。京師負重山，面平陸，地饒黍穀驢馬果（軍鳥）之利，然而四方財貨畢集於五都之市。彼其車載肩負，列肆貿易者，匪僅田畝之獲；布帛之需，其器具充棟與珍玩盈箱，貴極崑玉、瓊珠、滇金、越翠。凡山海寶藏，非中國所有，而遠方異域之人，不避間關險阻，而鱗次輻輳，以故畜聚為天下饒。

自真定北至永平，素稱阨塞，非商賈出入之地。由廣、大、順、平，乃東西腰膂，南北舟車並集。於天津下直沽、漁陽，猶海運之故道也。河間、保定，商賈多出其途，實來往通衢。霸州、武清而東，僅有樵牧之利，無商販之資矣。

京師以南，河南當天下之中，開封其都會也。北下衛、彰，達京圻，東沿汴、泗，轉江、漢，車馬之交，達於四方，商賈樂聚。地饒漆紵絨織錫蠟皮張。昔周建都於此，土地平廣，人民富庶。其俗纖儉習事，故東賈齊、魯，南賈梁、楚，皆周人也。彰

德控趙、魏，走晉、冀，亦當河、洛之分。而南陽下蕪、黃，入襄、鄖，又與淮、泗相表裡。若民物殷阜，汝寧為優，而水陸道里為便矣。

河以西為古雍地，今為陝西。山河四塞，昔稱天府，西安為會城。地多驢馬牛羊旃裘筋骨。自昔多賈，西入隴、蜀，東走齊、魯，往來交易，莫不得其所欲。至今西北賈多秦人。然皆聚於汧、雍以東，至河、華沃野千里間，而三原為最。若漢中、西川、鞏、鳳，猶為孔道，至涼、慶、甘、寧之墟，豐草平野，沙葦蕭條，昔為邊商之利途，今稱邊戍之絕塞矣。關中之地，當九州三分之一，而人眾不過什一，量其富厚，什居其二。閭閻貧窶，甚於他省，而生理殷繁，則賈人所聚也。

河以北為山西，古冀都邑地，故《禹貢》不言貢。自昔饒林竹錡旄玉石，今有魚鹽棗柿之利。所轄四郡，以太原為省會，而平陽為富饒，大同、潞安倚邊寒薄。地狹人稠，俗尚勤儉，然多玩好事末。獨蒲坂一州，富庶尤甚，商賈爭趨。南則巴、蜀，巴、蜀亦沃壤，古為梁地。地饒姜栗蔬果丹砂銅錫竹木之器。東下荆、楚，舟經三峽，而成都其會府也。綿、敘、重、夔，唇齒相依，利在東南，以所多易所鮮。而保寧則有絲綾文錦之饒。瀘水以西，松潘、威、茂，皆邊境矣。

洛陽以東，泰山之陽為兗，其陰則青。襟帶山海，膏壤千里，宜禾黍桑麻，產多絲綿布帛，濟南其都會也。西走趙、魏，北輸滄瀛。而川陸孔道，並會德州、臨清、濟寧之間。登、萊三面距海，宜木棉，少五穀，利在魚鹽，舟車牽挽，勞役無休時也。大江以南，荆、楚當其上游，魚粟之利，遍於天下，而谷土泥塗，甚於《禹貢》。其地跨有江、漢，武昌為都會。鄖、襄上通秦、梁，德、黃，下臨吳、越。襟顧巴、蜀，屏捍雲、貴。郴、桂，通五嶺，入八閩。其民專於積聚，多行賈四方。四方之賈，亦云集焉。沿大江而下，為金陵，乃聖祖開基之地。北跨中原，瓜連數省，五方輻輳，萬國灌輸。三服之官，內給尚方，衣履天下，南北商賈爭赴。

自金陵而下控故吳之墟，東引松、常，中為姑蘇。其民利魚稻之饒，極人工之巧，服飾器具，足以炫人心目，而志於富侈者爭趨效之。廬、鳳以北，接三楚之舊，苞舉淮陽。其民皆（此口）窳輕（曷曷），多遊手游食。煮海之賈，操巨萬貲以奔走其間，其利甚鉅。自安、太至宣、徽，其民多仰機利，捨本逐末，唱棹轉轂，以游帝王之所都，而握其奇贏。休、歙尤夥，故賈人幾遍天下。良賈近市利數倍，次倍之，最下無能者逐什一之利。其株守鄉土而不知貿遷有無長貧賤者，則無所比數矣。

浙江右聯圻輔，左鄰江右，南入閩關，遂達甌越。嘉禾邊海東，有魚鹽之饒。吳興邊湖西，有五湖之利。杭州其都會也，山川秀麗，人慧俗奢，米資於北，薪資於南，其地實蓄而文侈。然而桑麻遍野，繭絲綿苧之所出，四方取給焉。雖秦、晉、燕、周大賈，不遠數千里而求羅綺繒幣者，必走浙之東也。寧、紹、溫、台並海而南，跨引汀、漳，估客往來，人獲其利。嚴、衢、金華鄂郭徽、饒，生理亦繁。而竹木漆柏之饒，則萃於浙之西矣。

江西三面距山，背沿江、漢，實為吳、楚、閩、越之交，古南昌為都會。地產窄而生齒繁，人無積聚，質儉勤苦而多貧，多設智巧，挾技藝以經營四方，至老死不歸，其故人內畜而外侈。地饒竹箭金漆銅錫，然僅僅物之所有，取之，不足更費。獨陶人窯缶之器，為天下利。九江據上流，人趨市利。南、饒、廣信，阜裕勝於建、袁，以多行賈。而瑞、臨、吉安，尤稱富足。南贛谷林深邃，實商賈入粵之要區也。

福州會城及建寧、福寧，以江、浙為藩籬，東南抱海，西北聯山，山川秀美，土沃人稠。地饒荔枝橘柚，海物惟錯。民多仰機利而食，俗雜好事，多賈治生，不待危身取給。若歲時無豐食飲，被服不足自通，雖貴官巨室，閭里恥之，故其民賤蓄而貴侈。汀、漳人悍嗜利，不若邵、延淳簡。而興、泉地產尤豐，若文物之盛，則甲於海內矣。

粵之東西，在嶺海間，古稱百粵。粵以東，廣州一都會也。北負雄、韶，兵餉傳郵，仰其權利。東肩潮、惠，內寇外夷，為患孔棘。高、廉、雷、瓊，濱海諸夷，往來其間，志在貿易，非盜邊也。顧奸人逐番舶之利，不務本業，或肆行剽掠耳。

廣以西，風氣異宜，山高水駛，地利物產，優贍自足，桂林為都會。柳、慶盜區，行居苦其荼毒。思恩、田、寧，強悍尤甚。南寧、太平控遏兩江，蒼梧開府，雄鎮一方。多珠璣犀齒毒瑁金翠，皆自諸夷航海而至，故聚於粵之東。其梗楠杞梓金錫藤葛，則產於粵之西矣。

滇南重山峻嶺，瀉澗紆迴。會城之中，土沃饒食，不待賈而賈恒集，以丹砂硃汞金碧珍貝之所產也。臨安、大理、永、鶴、楚雄，並稱膏壤，商賈絕少。若元、臨、永、麗，疆鄰諸甸，風土迥異矣。然滇南取道貴陽，貴陽首思南，次鎮遠、石阡，而都勻、銅仁、恩州又其次已。郡邑官雜流土，民多蠻夷，水不涵淳，土無貨殖，官軍歲給，全賴他省，而況商賈萬里來投，安能有固志哉！

余嘗總覽市利，大都東南之利，莫大於羅綺綉紵，而三吳為最。即余先世，亦以機杼起，而今三吳之以機杼致富者尤眾。西北之利莫大於絨褐氈裘，而關中為最。有張姓者，世以畜牧為業，以萬羊稱，其畜牧為西北饒，富甲於秦。其他藉以富厚者，燕、周、齊、晉之郊亦夥矣。

夫賈人趨厚利者，不西入川，則南走粵。以珠璣金碧材木之利，或當五、或當十、或至倍蓰無算也。然茶鹽之利尤鉅，非鉅商賈不能任。第市法有禁，西北在茶，東南在鹽。茶禁通於西北之虜，而多產於東南，故其法久而可守。鹽禁限於行鹽之地，而在在有之，故其法拘而難行。且茶利食於人、權於國者，什之一二；鹽利食於人、權於國者，什居七八。故原大則饒，原小則乏；上則富國，下則富民；巧者有餘，拙者不足。此其大經也。

吾浙富厚者多以鹽起家，而武林賈氏用鬻茶成富，至累世不乏。《周書》云：「農不出則乏食，工不出則乏用，商不出則三寶絕。」此衣食之源也。

至西北互市與東南海市，其於國計民生損益利病，試兩持而並較之，不啻天壤易判、黑白易分也。乃籌國者知互市之利，而不知海市之利，何不思之甚也？夫九邊互市之初，始以紵幣，今以金帛，而虜酋之交易惟馬。余以紵幣而易疲馬，其利猶在中國，刺戟而出，無傷也。今但售以金帛，是金入一去不返之虜，而以中國所衣之帛，易無用之駑駘也。不敵明矣。

矧虜酋桀驁難制，嗜慾無厭，今國家竭司農帑藏歲百餘萬，猶不免於苛求；儻一旦背盟，蹂我邊境，狼心叵測，誰能禦之？欲保百年無事，余未敢以為然也。若夫東南諸夷，利我中國之貨，猶中國利彼夷之貨，以所有易所無，即中國交易之意也。且緣入貢為名，則中國之體愈尊，而四夷之情愈順。即厚往薄來，所費不足當互市之萬一，況其心利交易，不利頒賜，雖貢厚資薄，彼亦甘心，而又可以藏富於民，何憚而不為也？若曰夷數入寇，勢不可通。豈知夷人不可無中國之利，猶中國不可無夷人之利，禁之使不得通，安能免其不為寇哉？

余以海市一通，則鯨鯢自息，必不若虜情之難料也。且互市所輸，皆國家帑藏，即閭閻脂膏。海市所易，皆民間財貨，無妨國計。互市有損而無得，海市有利而無害，主計者何不思也？

至於中國商賈之稅課，雖國用所資，而多方並取，亦所當禁。蓋以各處商人所過關津，或勒令卸車泊舟、搜檢囊匣者有之，或高估價值、多索鈔貫者有之。所至關津既已稅矣，而市易之處又復稅之。夫以一貨物當一稅課，有羨餘，有常例，巡攔之需索，吏胥之干沒，不勝其擾；復兩稅之，賈人安得不重困乎？余筮仕為南京工部郎，兼攝龍江上、下關樞務時，與侍御方克用同事。余語之曰：「古者關市譏而不徵，徵商非聖朝所宜急。顧緩急在人，記謂今無善政哉！」方聽余言，相與弛商之什二。自後商賈樂赴，舟楫駢至輻輳，國課較昔反增十之五。以此見人心可以惠感也。